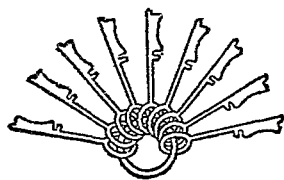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福澤諭吉

編者 鮑維湘



中華女子中學  
中華書局  
編印  
北京



福澤諭吉像

MG  
K833.137.4

1

# 福澤諭吉

## 目次

一	楔子	一
二	童時	一
三	長崎修業	一
四	書生生活	一七
五	踏上了亞美利加洲新大陸	二五
六	歐洲各國的巡遊	三一
七	第一晚的遊美	三五
八	明治維新	三七
九	慶應義塾的創設	四一
一〇	關於福澤氏的著作	四八

目次

一



3 1764 9689 5

福澤諭吉

一一 晩年時代

五三

二

# 福澤諭吉

## 一 楔子

記得我國有句古話道：「十年興敗許多人，百年興敗許多國。」其實，世界到了現在，社會的一切一切，都在那兒加速力的進行，個人的興敗，不待十年；國家的興敗，也不待百年。中國是五千年來的著名大國，但積弱至今，有紀念不了的國恥，前途還隱伏着不少的危機。再看我們的鄰邦日本，他們在六七十年前，在世界上還是不大引人注意，然而自明治維新以來，他們用着全力，虛心納物，採用西法，毅然決然地廣求改革，向着自强的目標奔跑；不上數十年光景，竟一躍而爲世界上著名的強國，在國際上佔得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日本在明治以前，原本和我們中國一樣，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深受西方各殖民國家的壓迫。各殖民國家在中國所玩的把戲，如迫訂不平等條約、開商埠等，都曾在日本玩過。在「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門戶之後的第十年，公曆一八五三年，一隊美國的軍艦



(南)

駛入了日本的港灣，艦上的彼理（Cuthbert Perry）提督提出以一年爲期，要求他放棄鎖國的政策，把門戶開放起來，准許外人通商，態度是異常的強硬。於是在一八五四年，日本的幕府在彼理的砲艦威脅之下，訂立條約十二條，開了幾處口岸，隨後，英、俄、荷、法各國也效法派艦威逼，都在數年內訂立條約，開商埠，並在各國條約中都載有最惠國條款；到此日本緊閉了二百多年的門戶，完全被列強們所衝破了。日本的愛國志士們看到當時國勢的危殆，便響起了「尊王攘夷」的呼聲。經了多年的奮鬥，到了一八六八年，代表封建勢力的德川幕府自行告退，奉還大政於皇室，完成了「王政維新」的運動。

德川氏歸政後，明治天皇親裁政事，勵行種種新政，發憤圖強。明治維新期中最著名的史績，是廢藩置縣，應付外交，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完成立憲；此外，如實行徵兵制，擴張海軍，改定田賦，計劃財政，改定律令，改良監獄，訂定學制，發展教育，建設鐵路，組織汽船會社，開辦郵局，電報和電話，振興工商業……諸大端，凡是歐美的事事物物，可以臻日本於富強的，日本朝野無不竭力模倣移植。他們那種熱烈開國的勇勁，是極得世人的讚美的。

這本書裏所介紹的福澤諭吉氏，便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的一生最偉大的貢獻，便是打破日本封建的舊物，傾全力於日本新文明的建設。在美國人哥溫氏（Gowan）所著的一本有名的日本歷史——日本歷史大綱——上，曾經有這麼一段的記載：

「……在我們注意到，因新訂的商業條約以致外國人蒞臨而生的直接結果以前，記入幾端間接的結果，例如在幕府和日本個人間所表示着，想借重外國學術的力量，來保衛他們自己，反抗外國侵略的急進希望等事，這是很重要的。很可以看出有一種新春的興奮，已在四周空氣之中。日本人，尤其是和新開的口岸相接觸的日本人，都迫不及待地振作起來，想適應隨便那種由開明的愛國主義所能貢獻的新機會上。

「從一八五五年起，政府就採取了步驟，經過了一個翻譯局，和經過了一個外國語學校的創辦，去迎合那新開的局面。這種步驟的蒞臨，只是緩緩地的，並且還有間斷的辰光。直到一八六二年以後，幕府自身，才派遣留學生到外國去，受訓練，有幾個人跑到荷蘭去學習航海術，其中有個榎本，後來做了子爵和海軍大臣；有幾個跑去研究醫

學，還有幾個學法律。薩摩族亦派遣了幾個學生到海外去；而還有少數人，像伊藤和井上則是違背了法律，由着他們的私費而出去的。幕府又採取了幾種步驟，去得到外國教師的光臨，從法國請來了陸軍的教師，從大不列顛請來了海軍的教師……

『但是一切像這種的公家行動，在重要方面，還不及若干由個人自願的行動。在這些個人的行動中，有兩三件是必須舉出來的。』

『一八三五年，有一個後來稱做三田聖人的福澤諭吉降生於世。他很早就顯出對於外國學術的興趣，在一八五四那一年，跑到長崎地方他父親和祖父的後座……他先去研究荷蘭文，後來他認清楚英文的優越價值，但是尋不到一個人來教他，所以他就用了一本英荷字典，最後得到了這種文字的知識。一八五八年，他在奧平府第的宅地之中，設下了慶應大學的基礎；不過直到一八六七年，這個名稱才發表出來。福澤曾經在一八六〇那一年，隨着第一次差到合衆國去的特派團，觀光過合衆國的，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就貢獻他的生命於日本西方教育的使命上。本書的作者，曾在一九二三年中看見過一所偉大的大學，和牠二十座的建築物，藏書十萬卷的圖書館。很有趣



的，還有那所狹小的現在著名的板屋，這是在日本允許和教練公開演說的第一個場所……」。

福澤氏不僅創設了慶應義塾，造就了無數的人才，在政治、經濟、實業、教育各方面，作種種建樹和貢獻，促社會的進步，並且又著譯了不少關於西洋文明的書，在日本幕末開國的時期，一般日本人對於國外的事情都很朦朧，甚至還全然不知，福澤氏的談論西洋各種門類的學術和技藝的書，啓發當時一般國民的新知，鞏固立國的基礎，無疑的是一個不能磨滅的功績。綜計他的畢生，不作官，不營營於功名利達，始終保持着他教育家的本色，鼓吹文明開國主義，數十年如一日。福澤氏對於新日本文化的貢獻上，可說是盡了「乳母」的責任。日本人對於福澤氏，一向把他視作先覺者，在他們所著作的書上，凡是談起福澤氏的，每每在他名字下加一個「先生」或「翁」的尊稱。我們現在要介紹這位日本明治新文明建設者的一生事業，還是先從他幼年時代敘述起。

## 二 童時

福澤諭吉在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公曆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生於日本大阪的堂島。他的父親百助，是中津藩主奧平大膳太夫的藩士，（註一）母親是橋本長右衛門的長女。福澤諭吉的爸媽一共生了兩個男孩和三個女孩，諭吉是最末的一個兒子。當那封建時代，各藩在大阪設置着「倉屋敷」，輸送藩地的米穀來發賣，百助便是奉着藩命，在那裏做會計的職務。在諭吉沒有誕生的時候，以前的四個孩子，也是在大阪中津藩邸裏生的。在現在，那古舊的倉屋敷的遺址，便是大阪醫科大學的所在地。那裏建着一座「福澤先生誕生地」的紀念碑。

百助靠着這一點微祿，維持全家七口的生活。他雖然是一個藩士，同時，他卻是一個辛勤研讀的漢學者。他對於漢學很有修養，他最喜歡蒐集中國學術上的著作，當諭吉誕生的那一天，百助恰巧獲得了多年渴望着的明律的上諭條例全部十七冊，心裏好生歡喜，所以他就給新生的兒子取名叫「諭吉」。

當諭吉出世十八個月後的時候，這和樂的家庭突然陷入了悲愁的境遇中，原來諭吉的父親祇活了四十五歲便死了。諭吉的母親是一個很慈愛的婦人，她那時只有三十

三歲，她帶了她長男三之助以下五個孩子，離去了大阪的藩邸，回到故鄉中津去。

他們居住在大阪已有十數年，五個孩子都在同地誕生，同地長成，因此，他們全家的人的言語風俗，都和中津有些不同。諭吉和他的哥哥姊姊們回到中津後，和鄉里間的小朋友們，就無形中起了一層隔膜，他們祇好在自已親兄妹間互相遊戲，過着別個天地的生活。

諭吉和他的兄妹五人，隨着他們的母親在貧困中討生活；因此，諭吉在幼年時代，常在家裏做些手藝，沒有機會去識字讀書。當他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他看見鄰近的小朋友們都在讀書習字，而自己卻這樣的在浪費可貴的幼年時代，不覺怨恨和慚愧起來。由於這個刺激，他就進了附近的學塾，開始研讀起漢書來。當時，諭吉的學識程度雖低，可是他對於學問的理解力卻非常的強。別的少年們，只管照着書上的句子，打着腔調一句句的在朗誦，很少注意到理解牠的意義那方面去；諭吉除了念書外，同時，還注意追究書中的深義，所以他的進步極速，時隔不久，他的成績竟超出在比他早先入學的朋輩之上了。

諭吉的秉性十分敏慧，他的學業一天進步似一天。隨後，他又從白石常人學習中國

的經書和歷史，如四書、五經、漢求、世說、左傳、戰國策、老子、莊子等，一面他又自己研讀史記、前後漢書、晉書、元明史略等，在這許多書中，他最愛讀的，便要算是左傳。別的同学們讀左傳，大多在全部十五卷裏讀了三、四卷，便不高興再往下讀了；獨有論吉，卻最喜歡這部書，他把這十五卷書，一連讀了十一次，把書內最精彩，最有趣的地方完全暗記下來了。

論吉在少年時代，又極喜歡用他自己的手去製作一些工藝品，他又喜歡設計或發明一些甚麼小玩意兒。譬如有人不小心掉落一樣東西在井裏，他總要想法子去把牠釣起來；抽屜上的鎖壞了，或是不能開啓了的時候，他便試着用釘彎曲成各種不同的式樣去開啓，不達目的不休。他又擅長糊製「障子」，（日本人住宅的紙戶。）他常替自己家裏和親戚家效勞這種工作。年紀稍長，他又學會了做木屐和配製刀劍的鞘，並且將牠們塗上美麗的顏料或油漆。他又去買了一隻編蓆的針，把鋪在屋子裏的蓆修補好。他在這種生活裏，養成了精密觀察的能力，所以他後來到西歐諸國去游歷時，出入各個大工場，對於機械的構造和使用等，都能獲得極明晰的理解。

幼小時代的論吉，又富有敢爲不屈的氣概，尤其對於日本當時的門閥階級，更加痛

恨。在他晚年時代所著述的福翁自傳裏，他追述他幼年時代的生活，十分痛惜他的父親——他父親活了四十五歲，在這時期中被封建制度所束縛着，一點也不能使他有甚麼建樹；所以諭吉曾說：『門閥制度，是我父親最大的敵人。』諭吉對於門閥制度和迷信習俗，一向表示冷淡和反抗的態度，這兒是他幼年時代兩個很有名的故事：

日本在封建時代，日本的人民，都按流品的高下，分爲武士、農夫、工人、商人四等；而武士乃是其餘三等人的治理者，武士雖不過是一個軍人，可是他們卻佔着一個很重要的階級。他享有身帶二刀的權利，一把是用來保護他的主人，一把是在必要時，用來自戕，以免受辱的。諭吉在童時，看見同藩武士的子弟，他們上街買酒、油、醬油等時，常常在夜間出去買，並且在面部戴上了一方「頰被」，把面部遮蔽住。因爲依着武士階級的習俗，他們覺得被人看見他們在執錢買物，是很羞恥的事。諭吉對於這怪奇的習俗，十分反對。他說：『這是我錢，又不是偷來的！我用自己的錢向人家買東西，有甚麼不該呢？』他從不會戴上頰被，他手裏拿了一個油瓶，腰裏橫着兩柄刀，在白晝時候昂然地上街去！

諭吉十三歲的時候，有一天，諭吉的大哥拿出了許多的舊紙，把牠們平攤在室內，諭

吉跑進去，一個不小心，踏在一張上面寫着「奧平大膳太夫」的紙片上，大哥一見了這，立刻咆哮着喝道：「停住，你這蠢貨！」隨即又嚴肅地接下去說：「你到底看見沒有？這紙上寫着的是奧平大膳太夫的名字——你藩主的名字！」

「我實在出於無心，我很抱歉。」諭吉說。

「你說你出於無心，」大哥憤怒地說，「你的眼睛那裏去了？你知道殘踏主君的名字是多麼無禮的一樁事……」接着，大哥又向諭吉諄諄地述說家臣對主君的大義，以及果報是如何靈驗。諭吉祇得連連的謝過，可是他的小小腦海裏卻起着不平的思潮，他想，他僅僅不小心踏了一下主君的名字，又不是踏了主君的頭，實在算不得是家臣之罪。大哥的一場憤怒完全是不必要的。他對於大哥果報的解釋，又極懷疑，爲着孩提的好奇心所驅使，他竟偷偷地去取下了神前的札踏了幾下，試試可有甚麼果報的事發生，可是結果，竟一點也沒有甚麼。由以上這幾段實事裏，我們多少可以窺見少年諭吉性格和生活的一斑了。

〔註一〕藩士，就是藩下食祿的武士，享有特權，忠於其主，水火不辭。

### 三 長崎修業

可憧憬的童年時代，隨着時光的推移，逐漸地短少起來，這是誰都沒法把牠挽留住的，諭吉也正是這樣的。

諭吉在童年時代，充溢着自由不羈的心情，他是那樣地流露着天真爛漫的姿態。世上一切腐舊的拘束，他是忍受不了的。在那門閥觀念極濃厚的中津藩裏，少年們遊戲談笑的時候，也不能不時刻的留意到這層，下級武士的子弟，對於上級武士的子弟言語應對上，也得謹慎。愛好自由不羈的生活的諭吉，對於這門閥制度十分的厭惡，他早已存心要離去中津，到長崎去遊學。

長崎位置在日本九州島上，臨長崎灣，三面負山，是現代日本良港之一。這地方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實在可以說牠是維新文明的門戶。德川政府自從島原之亂（註一）後，深慮基督教的宣傳，有危及幕府的危險，所以厲行鎖國政策，和西洋諸國斷絕往來，僅僅准許在長崎一處，和荷蘭通商；當時，橫行文字的西文書因為有宗教宣傳的危險，也是嚴禁

的，所以當時的人在長崎和荷蘭人貿易，一切關於翻譯上的事，也只有用到口語。但是日本的醫學社會，在當時已薰染着西洋傳來的醫學，前野良澤、杉田玄白兩先輩感覺到欲研究醫術，實有講讀原書的必要，所以在明和八年（公曆一七七一年）已開始研讀原書，研究起所謂「蘭學」來。蘭學，可說是日本人吸收西洋文化的一個發端。

日本人研究蘭學，除了醫學的動機外，還有一個主要動機，便是由於西洋諸強國勢力東侵的刺激，使他們深感不安，國防論的呼聲因此也就隨之而起。在西洋礮術研究和航海術研究的必要上，也不能不借助於荷蘭原書。諭吉的長崎之行，他的主要目的便是去從事礮術研究的。

諭吉到長崎去的那一年，是安政元年（公曆一八五四年），他那年是二十一歲。在前一年（嘉永六年六月），日本緊閉了二百多年的國門，竟被美國彼理提督率領着的一小隊兵艦在浦賀灣叩開；二百餘年的安樂美夢，就此被無情的黑船的巨浪所驚破了！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極重要的，老幼咸知的一樁史實。（註二）當時，日本國內的人心很是浮動，中津的藩中，也響起了西洋礮術研究必要的呼聲。諭吉的大哥三之助，有一天，對



諭吉這樣說：「礮術研究是現今的急務，欲研究礮術，非先從閱讀「原書」着手不可！」

「甚麼叫做「原書」？」諭吉對於「原書」兩個字，委實不懂得牠的意義。

「原書是荷蘭出版的橫文字的書，」三之助答，「日本有一些翻譯的本子，不過，要精細地研究西洋的學術，那就得直接閱讀那大本的荷蘭原書。在現在，已不是咀嚼漢書的時代了，你想想去學習蘭語嗎？」諭吉想起他學習漢文，毫無一點困難，便很自信地說：「橫文字的書，人家既能讀，我想我一定也能够的。」

在中津的藩中，當時通蘭語的人一個也沒有，諭吉便遵從了他大哥的意見，離開中津往長崎去。

到了長崎，他就立刻學習起A B C等二十六個字母來，憑着諭吉卓越的記憶力，他竟在三天的時間中，完全把牠們認識了。

諭吉這一次到長崎來修業，並沒有帶多少的錢，他是準備來苦學的。那時，中津藩的家老（家老是日本封建時代的一個較高門閥階級）之子奧平壹岐，恰巧也爲了研究礮術，寄住在長崎桶屋町的光永寺裏，諭吉得到奧平壹岐的助力，暫時在那座寺院裏寄

宿。隨後，他又得到壹岐的介紹，到壹岐的先生山本物次郎家裏去做食客，山本物次郎是一個礮術家。這便是諭吉畢生事業成就的一個開端。

諭吉雖然看去好像是個免費寄膳生，可是他在實際上，卻替山本家做各種的工作。山本先生當時曾患眼病，閱讀書籍自然是十分困難，諭吉每逢見到近人有甚麼關於時務的論著，他便常常拿到先生的身邊，由自己唸給先生聽。諭吉又給山本的兒子教授漢書，替山本代為應付債主；有時候，更幫他們汲取井水，或打掃家院；當先生沐浴的時候，又替先生擦背……諸如此類的勞役，諭吉總是毫不懈怠地做，從不會出過一次怨聲。當他一有空閒的時候，以及在每天夜裏，他便拚命地學習蘭語，這樣忙裏偷閒地苦學，學業進步得非常的快。山本對於諭吉，真是愛得他如同兒子一般。直到後來，諭吉竟好像變成了山本家的總管，凡是山本家藏書的出借和收還，繪製礮的圖樣和說明等工作，都由諭吉擔任。在幫助患眼病的老師的餘暇裏，他又到荷蘭語翻譯員檜林的家，以及蘭法醫師石川櫻所的家等處去學習蘭語，這樣的孜孜向學，當初一般人以為學習A B C等二十六個字母需時三月，但諭吉卻在五十天一百天內，連荷蘭文的句子，也能理解牠們一些

意義了。

諭吉專心一志的苦學，極得山本先生的器重，這樣一來，卻引起了先前介紹諭吉到山本家來的貴公子與平壹岐的嫉妬；因為壹岐雖然學習了蘭學好久，卻仍一無成績。壹岐在和他住在中津的父親共謀之下，逼迫諭吉的表兄藤本元岱寫了一封信給諭吉，說報諭吉的母親有病，叫他急急地回中津去。諭吉得到了這封信，同時，他在信裏又見到了他表兄另一張的紙條，上面寫着這事件的經過。諭吉知道了這全是壹岐搗的鬼，心裏憤恨已極，很想去和壹岐理論，並嚴責他的不該；可是，諭吉一想到壹岐的高貴的身分，知道還是忍耐一點的好，他便走到壹岐的面前，裝着憂恐而不安的神色說：「這真叫我怎樣好呢！中津家裏來了一封信，說我母親病了，但我現在路遠迢迢地住在長崎，真要把我急死了！」

壹岐聽了諭吉的話，立刻帶着驚恐而同情的聲調說：「你應該趕緊回中津去看你母親，等到你母親恢復了健康，你便可重新到這兒來繼續攻學。」

諭吉一邊在應答他的話，一邊暗暗地在叫罵。諭吉離去長崎的心念已經堅決，他存

心要搭船到大阪，再由大阪到江戶（即東京）去開始新的學習，藉此可以呼吸一些新空氣。

爲了川資問題，諭吉不得不賣去了他的荷蘭語辭典，吃盡了千辛萬苦，才安然到達大阪。

那時，諭吉的大哥三之助正在大阪，他是承襲着他先父的職司，在中津藩的倉屋敷裏。諭吉到了他誕生地的大阪，便立刻去造訪他的哥哥，並且，把離去長崎的不得已情形，以及今後將到江戶去的志願，向他哥哥訴說。依照他大哥的意思，未經母親的許可，還是不要遠行的好，而且，在大阪也有極好的蘭學者，可以受教，所以竭力地慫恿他留在大阪，往著名的緒方洪庵先生的塾裏去求學。

〔註一〕 公曆一六三七年十二月，因幕府將軍家光禁基督教，捕教徒而處以酷刑，教徒天草四郎、時貞等作亂，據島原半島的原城址，幕府數次遣將往討，延至翌年二月始平定。

〔註二〕 美國的彼理提督在公曆一八五三年率領四艘大兵艦到日本浦賀灣，呈遞國書，請求開放門戶，准許外人通商。幕府不得已，以延宕的辦法，約期一年答覆。下一年（即安政元年）一月，彼理率兵艦七艘二次到來。

軍申前請。同年三月，幕府只得在美艦威脅之下，訂立條約十二條。福澤氏到長崎去時，正是已訂約的那一年。

#### 四 書生生活

緒方洪庵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呢？他是當時的蘭學大家，同時，又是一個對於荷蘭醫術極有研究的人。他和住在江戶的杉田成卿，同是蘭學大家，坪井信道的得意門生，出頭地的蘭學飽學之士。成卿在江戶方面設塾教授學生，他的學生中後來成名的，有加藤弘之、細川潤次郎、杉亨、神田孝平諸氏；洪庵則在大阪設着家塾，聲譽更隆，他把塾名稱作「適塾」，是當時日本全國最負盛名的蘭學塾。適塾裏的學生，尋常總在百人左右，前後同塾的學生，差不多超出一千以上，日本維新前後的知名之士，如橋本左內、大村益次郎、佐野常民、大鳥圭介、長與專齋、本野盛亨等，都是出於洪庵的門下的。

諭吉進緒方塾是在安政二年（公曆一八五五年）的三月。他在長崎已學習一年的蘭語，他在那裏差不多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以及翻譯員和醫師的指導，現在，他在緒方塾裏，是開始正軌的研習起蘭書來了。諭吉入塾以後，和諸藩的子弟們，一起埋頭研讀，

學業進步得非常的快，他在同塾的學生中間，又嶄然露着頭角了。諭吉在當時，是寄居在他大哥住着的倉屋敷裏做通學生的，可是不幸得很，到了安政三年的初春，他的大哥患着一種很嚴重的癱麻質斯症（即風溼痺），而他自己也因爲看護一個同學，感染了腸室扶斯，諭吉的病，多虧洪庵先生和另一醫師的悉心診治，才得在同年四月初告痊。那時，他的大哥三之助仍爲疾病所苦，幸喜他在倉屋敷裏的職務的期限，已到了一個盡頭，所以，諭吉爲着病後靜養起見，在五六月中間，伴着他的哥哥，一同回到已離別二年的中津去。

諭吉到了中津，休養了兩個月，已經完全恢復了健康；他的大哥雖然沒有見痊，可是並沒有甚麼惡劣變化。同年八月，他爲着知識慾的衝激，便又離開了故鄉，回到大阪，借住在倉屋敷裏，自己用了一隻瓦鍋煮飯，每天從朝到晚，仍舊上緒方塾去通學。

到了同年九月三日，諭吉的大哥病死了，諭吉在十日接到了家中的急報，倉皇地趕回鄉里去。當他回到家裏，喪事已經完畢，經親戚會議的結果，決定叫諭吉做福澤家的繼承人。諭吉在幼時，是給他的叔父中村術平做養子的，現在三之助一死，諭吉便重歸福澤

家，繼他大哥做福澤家的繼承人。一家的繼承人！這對於具有着遠大志向的諭吉，是一個多麼難堪的束縛！在這時勢緊迫，國家多事的時候，諭吉怎肯拘束於中津的小天地內，在封建制度下討生活！所以，當親戚朋友們在祝頌他做繼承人的時候，他卻全不在意，滿肚子在盤算着怎樣可以再去完成他求學的夙願。

有一天，諭吉便走到叔父那裏去，要求許他重新回到大阪去，繼續學習蘭學。當時，諭吉的親戚、朋友，以及鄰近的人們，對於西洋人的一切，都疾惡如仇，所以，叔父聽了他的話，不覺勃然大怒，惡狠狠地喝道：『蘭學是夷狄之學！不是我們大好男兒所應該學的！你現在是福澤家的繼承人，你的責任是在這裏。你應該捨棄你一切的邪念，忠心地爲你主君效勞！』

諭吉討了一場沒趣，懊喪極了。諭吉後來在他的著作物上，曾經記述他在這一段時間裏的生活，他認爲這次中津兩個多月的逗留，是他生平頗感痛苦的時期。幸虧他的母親對他的心意還表同情，在諭吉和他母親幾度商酌以後，他的母親終於答應了他的要求。但是，這時家裏經過了一次重大的變故，欠了好多的債，經母子相商的結果，決定把家

裏藏着的名家的畫幅、軸物等，以及他父親遺下來的書籍一千五百冊賣掉，把欠債悉數還清。他便告別了他的母親和三之助遺下來的一個小女孩，在很貧困的境況中，隻身上大阪去了。

一到大阪，他立刻就去訪見洪庵先生，把他家裏所遭的不幸事件告訴給先生聽，並且要求先生給他一個苦學的辦法。洪庵見他可憐，同時對於他愛好學問的精神，很是讚賞，便叫他住在塾裏，以翻譯荷蘭新刊的築城書（一本關於築堡壘的國防要籍）爲名義，做他家的一個食客。

諭吉感恩之餘，修學便越發奮勉，學問進步得很快，不久，便被擢升爲塾長了。諭吉自安政三年冬入塾，到安政五年秋出塾到江戶，在這兩年間的生活，雖然有的時候，也和別的塾生們一樣磊落不羈，可是，他對於學問的探求，卻是那樣的認真而刻苦。在諭吉晚年所著的福翁自傳中，他有如下的記述，足以代表他在塾生活的一斑：

『……緒方塾裏學生們的生活，是那樣的磊落不羈，隨心所欲，人們必以爲我們對於學問也是這樣的態度，那就完全是一個錯誤。說到學問的勤求，我可以說在當時



日本國內，沒有一處地方的學生，可以及得上緒方塾學生那樣的用功的。舉個例說，我在安政三年的三月，爲熱病所苦，幸喜病漸漸地痊好，我發見我在病中所用的枕，是一塊坐褥。我的健康日漸恢復，我就想要換一個真正的枕頭。那時，我是寄居在中津的倉屋敷，和大哥同居，我便叫大哥的僕人，去給我拿一個枕頭來，但他找了一會，回來對我說，他甚麼地方都找過了，卻找不到枕頭。我驀地憶起了我在倉屋敷一年餘的時期中，從沒有用過枕頭。我是那樣地專心研讀，我幾乎是不分晝夜，有時，竟連睡眠也很少顧慮。讀書到了極疲倦的時候，我便倚在小桌上打盹，或是倒在地板上呼呼睡去了。我在這一年來，從沒有鋪起坐褥和別的睡具，好好地把頭枕在枕頭上睡。無怪那個僕人這次要找不到枕頭了。因爲我壓根兒是沒有枕頭的呀！由這樁故事上，至少可以顯出我們是如何的醉心於學業。在我的同學中，也並不是要算我最知奮勉，我的同學們差不多全是那個樣子的。我們實在已奮勉到不能再奮勉的程度了。

『當我搬進了緒方塾的宿舍後，我依舊保持着以往的慣例。每當我們在吃晚飯的時候，偶然有一點酒，我喝了牠後就去睡，在十點鐘光景，我蘇醒過來，便又坐到桌子

邊去讀了一個通夜的書。到黎明時分，當我聽見廚房裏有咕咕咯咯煮飯聲傳來，我就把牠作爲一個信號，而重新入睡了。一覺醒來，恰巧是將吃早飯的時候，我便起身，到澡堂裏去洗浴。回到塾中，吃了早飯，便又重新讀起書來。緒方塾是一個蘭醫塾，人們必以爲我們的生活習慣，一定格外的注重衛生的法則，可是我們卻一任我們自己的便。我們大家的身體差不多都很健康，這也許是因爲我們天生來很強健，或者是因爲我們以爲過份地顧慮到衛生，反而會使身體不行吧？」

在福翁自傳裏，還有一段使我們驚佩的故事，我們看了，可以知道當時緒方塾裏的日本青年苦學的情況，實在非享受到現代的新式學校教育的我們，所能想像：

緒方塾裏的由荷蘭所輸入的書，大概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醫書，一種便是物理學書。每種書都祇有一部，學生們必須先抄原書，然後攻讀。荷蘭字典譯出日語的，也祇備一部，所以學生們常謄寫對譯字典，不僅供自己用，而且還替別人抄寫，藉以得到一點生活補助費。

有一次，洪庵由筑前藩主黑田美濃守那裏，借得了一本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氏（

Faraday 1791—1867) 的電氣物理學的蘭譯本，這書是一本極名貴的書，黑田美濃守曾以八十兩的巨款購得。那時，黑田美濃守駐留大阪，又祇有二、三天的勾留，諭吉便和幾個同學商量，要把牠的重要部分抄錄下來。但是，書是這樣精美的一本，又不能由許多人分錄。經商議的結果，由一人朗讀，一人便把牠聽寫下來。抄得累了，就由另一人來接下去抄。這樣日夜不息地工作，到第三天上，他們畢竟把書中重要的部分，完全抄下來了。

諭吉在塾的數年間，日本國內的形勢，時刻的在起着劇烈的變化，日本緊閉了二、三百餘年的門戶，被美國彼理的幾條「黑船」衝破於前；接着，各個列強的勢力，都一步步的向日本緊逼，各藩中有不少人都感得鐵術研究的必要。在安政五年（公曆一八五八年），諭吉二十五歲的那一年，諭吉便承受了江戶奧平藩的徵聘，到江戶去教授蘭學。諭吉教書的蘭學塾，是設在江戶築地鐵砲洲的別莊上，這個小規模的學塾，便是後來那著名的諭吉所創的慶應義塾的起源。

安政六年（公曆一八五九年），日本和列強所訂的所謂「五國條約」頒佈了，許先開長崎、神奈川、函館三處爲通商口岸，和各國人交易，神奈川便是現在的橫濱。有一天，

諭吉到這新闢的商埠橫濱去觀光，當他走到外國人做交易的地方的當兒，卻使他吃了一驚。原來他說的荷蘭話，他們完全聽不懂，他們店前的招牌上，以及店裏的瓶子上的標識，大部分都是英文，他竟一個字也不認識。

無限的懊悶，充塞在諭吉的胸中。他這四年來拚命地學習蘭語，可是所得的結果，卻不能看懂到本國來做生意的外國人的告白。諭吉到此才覺悟到在今日的世界上，應用得最廣泛的，便要算是英語。日本要邁步地前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必得儘量地吸收歐美文化，英語便是吸收新文明的工具。他回到江戶後，立刻發奮地研究起英語來。湊巧得很，那時長崎有一位翻譯，名叫森山多吉郎，正住在江戶，他的住址距離諭吉的寓所有二里多路，諭吉不辭辛勞地去求教，但是，森山這時正在替幕府做翻譯，事務非常忙碌，他每天差不多很少有餘暇的。諭吉沒法好想，便憑着蘭英會話、蘭英對譯字典等書，埋頭自學。至於發音方面，諭吉又去向從長崎來的通英語的少年，以及從美國飄流歸來的漁夫求教。諭吉的蘭語這時已很有根柢，蘭語和英語因爲同是歐洲文字，所以文法上略有相同之處。這在諭吉的學習上，是一個很大的幫助，不過當時諭吉苦學的況味，實在非我們

所能形容的了。

## 五 踏上了亞美利加洲新大陸

一個極好的機會來了，使日以繼夜地研習英語的諭吉，得以去見一見那憧憬着的廣大的世界。

安政六年（公曆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德川幕府決定派遣軍艦一艘，護送使節到美國華盛頓，交換商約。

這實在是日本開關以來未曾有的盛舉，諭吉滿想去隨行，可是，那時的艦長木村璘津守，他是全不認識的，後來經幕府的侍醫（蘭法醫師）桂川甫周的介紹，他才得去會見木村，要求做一個隨從，結果，木村是允許了。那艘有名的軍艦咸臨丸，實際上卻祇是一艘具有一百匹馬力引擎的小艦，是二、三年前由荷蘭買來，專供在港灣內外游弋用的。牠在航行大海時，那就必須揚帆。當時艦內人員的支配是這樣的：艦長木村璘津守，指導官勝麟太郎，操縱員佐佐倉桐太郎，濱口與右衛門，鈴藤勇次郎，測量員小野友五郎，伴鐵太

郎、松岡馨吉、司機員肥田濱五郎、山本金次郎、會計事務員吉岡勇平、小永井五八郎、翻譯員中濱萬次郎、少年士官根津欽次郎、赤松大三郎、岡田井藏、小松雅之進、醫師二人、水手、火夫六十五人，此外，再加艦長的隨從一併算在內，一共九十六人。

經過了一個時期的準備，在萬延元年（公曆一八六〇年）一月，咸臨丸裏的一行人，抱着必死的決心，在江戶的品川沖解纜，同月十九日，咸臨丸便離開了浦賀，開始向亞美利加新大陸航行了。

時令正是冬的季節，海上不時的起着暴風雨，每當暴風雨起時，波浪狂怒般地打上咸臨丸的甲板，船體動盪得十分厲害，有的時候，竟傾斜到三十七八度光景，宛像一片樹葉順着狂流飄流，艦上的四艘救生艇，被波浪吞沒了兩艘。諭吉的身體一向很強健，所以並沒有患船暈。這時，諭吉在艦上的地位是一個從僕，他對於他的職務，始終是那樣的勤謹；有一天早晨，他看見在艦尾的艦長室的地板上，散亂着千百的銀洋，這是顯然地經了昨夜的暴風雨，由於船身的動盪，從儲藏在私室中的銀洋袋裏散下來的。諭吉一見了這，立即去報告艦上的會計員吉岡勇平，幫着他把銀洋統統收拾起來，放在原處。由這一點

上看，至少也可猜知當時的那艘威臨丸，是怎樣艱苦地在狂風駭浪中掙扎了！

威臨丸是一月十九日由浦賀出發，一路在太平洋中駛航，所遇到的晴天僅僅祇有四、五天；其他的日子，都是氣候不良，或者甚至風惡浪駭，大雨滂沱。到了第三十七天上（二月二十六日）才好不容易地到達美國的舊金山。

在這裏，有一點我們是應該特別提出來說一說，日本人初見汽船是在嘉永六年（公曆一八五三年），到安政二年（公曆一八五五年），日人才從長崎的荷蘭人學習航海術。到萬延元年（公曆一八六〇年），時間僅僅只有七年之隔，日本人居然能不借手於外人，駕着一艘威臨丸橫渡太平洋，（船裏雖然有美國人，但根據福翁自傳，日人並沒有去求助他們。）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驚服而應效法的。

舊金山的碼頭岸邊，圍聚着成千成萬的美國人，爭看從東方來的遠客。當地的美國人，上船來表示歡迎。渴慕已久的西洋文物制度，就在諭吉踏上了亞美利加州新大陸時，一樁樁，一件件的映入他的眼簾了。當時，諭吉在美所得的印象，我們最好還是借用他自己的話的一部份來述說吧。

「我們安然地到達舊金山時，備受彼方人士的歡迎。他們對我們的待遇，實在可說是周到備至。在他們那方面的感覺，似乎有點像一個教師，招待從前在他手下畢業的學生一般，因為他們的彼理提督在八年前到日本來開國，而現在我們卻第一次航海過來訪美了。

「當我們上了岸，我們就被馬車送到旅館裏來了。我們正在旅館中休息，市中的官吏以及各種的貴賓，到我們這裏來接待，隨後，我們便移居舊金山近傍一個叫作美亞島的地方，下榻在美國海軍附屬官舍裏。我們的東道主知道我們日本人是慣於吃不同的飲食，所以他們辦理我們的飯菜，仍叫我們的廚司擔任。可是他們的官吏款待我們真周到，他們知道我們日本人是喜歡吃海味的，所以他們每天給我們送魚來。還有，他們知道日本人嗜浴，浴室裏每天總是整備得好好的。我們的船經過了風浪的打擊，有些損壞，所以已入船塢修理。——總之，他們對待我們的慇懃，實在非言語所能形容……

「在我們這方，有些時候，很使我們不慣常，因為我們對於美國的日常生活實在



還不很瞭解。譬如當我們初見馬車的時候，也很感覺驚訝。我們見一輛車子前面連結着馬，本應該知道這是甚麼東西；可是，我們在當初卻沒有認識出來，直到門開了，我們坐了進去，馬開始奔跑時，我們才發覺我們是坐在一輛用馬拖着的车子裏。

「我們一行人的身邊，各佩着兩柄刀，腳上穿着麻裏的草履，走進了新式的旅館。在那裏，我們看見屋內鋪着的，是華貴的絨毯，這在日本，祇有關老從進口商的店裏至多買得一方寸，來做錢袋和煙袋。而這裏，絨毯竟鋪滿了整個房間，這真多麼的使我們驚奇！那些美國人竟穿着在市街上行走用的皮鞋，踏在上面！我們穿着麻織的草履，跟着他們走進去。」

「不久，侍者把酒送來了。突然有一聲爆發聲發出，原來那是開香檳酒瓶蓋的聲音。我們又看見擺在我們面前的杯子裏，有些甚麼碎屑般的東西。——我們決不會想到在這三四月的溫暖時節會有冰！有些同席的人，把這些碎屑的東西嚥下，別的人便也一口口的吃。當我們把杯子送上嘴邊，才知道這原來是冰……」

在初到美國的日本人的眼裏，對於諸如此類的美國人情風俗，都覺得新奇。諭吉在

他的自傳裏，還說到不少有趣的故事；如美國男女共同參加的跳舞會等，在在引起這位少年書生的好奇的趣味。其他像在聚餐時用刀叉去割烤小豬和烤吐綬雞來吃，也覺得是很有趣的事。且不要說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活動和慣例，在當時的日本人要覺得特別，就是像上述那種極尋常的表面上所見，也常使他們的耳目眩惑呢！

同樣的，美國人對於從日本來的遠客異樣的打扮，當時也覺得很奇怪。

他們的一行人在滯留美國的時期中，曾去參觀了關於工業上的各種製造所，當時在舊金山地方，雖然還沒有敷設鐵道，但像電氣的利用等，已經相當地盛行。先進國文明的真相，他們在先前連做夢也不會想到。諭吉目擊着外國的進步，同時，又回想到自己國裏文化的落後，移植西洋新文化於祖國的志願，就開始在諭吉的腦裏萌芽。

咸臨丸在舊金山就攔了五十餘天後，便離開美國歸國。諭吉和船裏的翻譯中濱萬次郎各買了一冊韋白斯德大字典，這是該字典輸入日本的第一次。咸臨丸在歸途上，一路風平浪靜，在萬延元年五月五日，便平安地到達日本的浦賀。

在諭吉離去日本這幾個月的時期中，日本國內的局勢卻起着劇烈的變動，當時，日

本的一般志士看見外侮日迫，幕府懦弱無能，一味的乞憐列強，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便叫出了「攘夷」的口號，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竭力主張開港通商者的一人）被水戶藩士佐野竹之助等刺殺於江戶的櫻田門外，竹之助等都自殺，造成了日史上所稱的「櫻田門之變」。當諭吉在浦賀上陸時，他知道了這個消息。

諭吉經過了一次美國之行，他的英語已有長足的進步。回國後，他一面被任爲幕府的外國翻譯官，一面更專門致力於英語的研究，教授學生也廢去蘭書，改用英書。萬延元年的秋天，諭吉公佈了他的華英通語，這是諭吉生平第一本的著譯。

## 六 歐洲各國的巡遊

諭吉自美國歸國後不久，把家塾從鐵砲洲移到了新錢座，塾生比前逐漸增加。文久元年（公曆一八六一年），諭吉和同藩士土岐太郎八的次女結了婚。

同年的十二月，諭吉又得到了一個遊歐的機會。五國條約中所規定江戶大阪的開市和兵庫的開港，德川幕府因爲國內攘夷論者反對得厲害，和諸外國的公使交涉延期。

由英法兩公使協議的結果，主張日本派遣使節到歐洲，以盡國際的禮儀，一面再直接向各國政府請求延期開市開港。於是，幕府便決定派遣使節到歐洲去。正使是竹內下野守，副使是松平石見守，上下約四十人，諭吉當時是翻譯員之一，比之上次到美國去時的地位，已大不相同了。

他們的一行人搭着英國軍艦奧定號，在文久元年（公曆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啓行，經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度洋諸港，而入紅海，當時因為運河還沒有築成，所以由蘇伊士登陸，搭火車到埃及的開羅，隨後又經地中海而到法國的馬賽。他們先到法京巴黎，在那裏就擱了二十天，使節上的事情終了後，又到英國倫敦，然後再從英國到荷蘭，又由荷蘭到柏林，再到俄京聖彼得堡，（即現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此後又回到法國巴黎，再乘船到葡萄牙一行，然後經地中海循着原路回國，往返所需的時日，差不多一年光景。他們回到日本，已是文久二年（公曆一八六二年）的歲暮了。

這一次的歐洲各國的漫遊，使諭吉的見聞更加擴大。前次諭吉到美國去時，那時在加利福尼亞一帶，（即舊金山所在地）還沒有敷設鐵道，可是，這一次的旅行卻不同了，

當諭吉一行在蘇伊士上陸時，就親嘗了搭火車的快味；此後在歐洲巡遊時，差不多都是搭乘火車的。諭吉在這一旅行時，目擊到西洋各種物質文明的設施，在在都使他心驚而欽佩。他又曾去參觀了各國的海陸軍的場所，官立私立的工場，銀行，公司，寺院，學校，俱樂部等，就是醫院中施行解剖以及外科手術，他也親眼見到。諭吉在歐洲各國時，又常去應名人們家裏的宴會，所有的映入他眼簾中的事物，沒有一樣不是開發新知識的材料。在俄國時，有一次，諭吉曾偕松木、箕作兩人（這兩人都都是醫師）一同到醫院中去參觀外科手術。醫師使病人橫臥在一張桌子狀的手術臺上，先用麻醉劑把他悶倒，於是，醫師用了一柄亮閃閃的刀，刺入病人的身體，血液濺在醫師的衣服上，隨後他又用鉗子，把病人身上所欲取出的石子取出。諸如此類的所見，比之在美國時，更使諭吉等感得新奇。當前次諭吉在美國時，他僅僅觀察到他們外部的壯觀，這次的旅行，諭吉多少的已注意到西洋各國內部的觀察了。他在旅行時，本打算着去精細地觀察關於極普通的西洋文明設施，以及西洋人的日常生活，因為這種種，是不能從西洋的學術書籍上看到的。例如醫院經費的來源和處理，銀行存款和取款的手續，郵政的設施和法規，徵兵法是怎樣的，選

舉法是甚麼，議院又是甚麼機關等等，他總是很詳細地調查，並且把牠們一一記錄下來。諭吉在歐洲接觸了更多的新文明，目所見，耳所聞的，沒有一樣不是新奇的，他在心醉與羨仰之餘，就決心要把牠們移植到日本去。當他從歐洲回國後，他就根據了他在美的所見，以及遊歐時的見聞筆記，並且參考了西文的各種學術書籍，開始著述他的最負盛名的著作西洋事情來。這本書的初編在慶應二年（公曆一八六六年）初冬出版，這是把西洋事情介紹到日本最早的一部書，牠給與當時社會人士的影響，真是無限量的大。自這書一出，日本人士才知道泰西各國的文化和世界大勢，當時朝野上有見識的人，如果是談文明開國的時務的，沒有一個不把西洋事情放在他的座右，當作金科玉律一般。後來明治政府所措畫舉辦的新政，有不少都借助於這本書。所以我們如果說明治維新的政令，胚胎於一部西洋事情，也不能算是過份之談呢！

當諭吉一行在歐洲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攘夷熱，差不多已到了極點。在諭吉等離開俄國回法國的時候，日本國內發生了「生麥事件」，一個英國人，被薩摩藩侯的侍從，殺死在生麥村地方。這事件的結果，當然使英方十分忿怒，而立刻引起了嚴重的交涉。

(詳細情形，詳第八章明治維新)

## 七 第二次的遊美

諭吉第二次遊美，是在慶應三年（公曆一八六七年）的一月裏。這是諭吉生平第一次的國外旅行。

這次的航行的主要任務，是爲了購買軍艦的事件。那時，日本的德川幕府被當時開港攘夷的呼聲所激動，感覺到有建設海軍的必要，在早先幾年，幕府曾商懇美國公使 R·H·波蘭英氏，以八十萬金元的代價，向美國定購軍艦。在文久三、四年的時候，一艘名叫富士山艦正式成交，價值是四十萬金元。此後幕府因爲國內不靖，美國也發生了南北戰爭，因此，第二艘船艦的成交期便被延擱下來了。這次，幕府爲着了清這筆舊賬和採購一些鎗械，特地派遣專員到美國去洽商。當時所派遣的委員長是小野友五郎，副委員長是松本壽太夫，此外還有海軍界數人以及翻譯數人，諭吉因爲會到國外去過兩次，所以小野氏就叫他擔任庶務會計的職務，隨從赴美。

船在慶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由日本啓行，到達美國舊金山，還只有二月十三日。這次的航行和諭吉第一次赴美，已大不相同了，因為在那一年，日美間剛巧有郵船來往，當第一艘郵船哥洛雷德號到日本時，他們就搭了牠到美國去。這是一艘四千噸的快輪，船的構造和船中一切的設備，比起諭吉以前所搭的威臨丸來，真有天壤之別了。他們安然地到了舊金山，經巴拿馬地峽到紐約，再由紐約到美京華盛頓，和美國的國務卿正式會見，並且談判到那四十萬金元的購艦費問題。

談判的結果，是由美國在南北戰爭中從法國購入的司東威爾號鐵甲礮艦讓給日本，（這艘軍艦後來正式命名為東艦，是當時日本唯一的鐵甲礮艦。）剩下來的錢，又採購了大批的鎗枝。他們得到了圓滿的答覆，欣然地歸航了。

這三次的國外旅行，在諭吉的思想上，當然是給了他不少的影響和轉變。

他對於當時幕府的壓制政策，以及古風的門閥制度，十分的感到不滿。因此，當進步的諭吉和官長談論時，他常常呼出了他的不平。

『鎖港主義是必然地使日本走到滅亡的路上去！幕府的姑息政策，遲早得改革過



來的。』

諭吉在船中，他常常很直率而又激昂地說話，所以有的時候，難免和官長的言論相衝突。

對於海外形勢已十分熟悉的諭吉，回國後，他就致全力於著述和翻譯的工作。這鰲伏着的翻譯時代，可說是後來日本維新時諭吉積極倡導西洋文明的一個醞釀期。

## 八 明治維新

當諭吉在外遊期中，日本國內由於內憂外患的交迫，攘夷的呼聲如燎原之火似的，愈延愈廣。這排外風潮的結果，起先有井伊直弼的被刺，隨後浪士暗殺外人的事件，又連續地發生。在這裏，我們實有略述一下當時日本國內情況以及明治維新的經過的必要。自從幕府擅自簽訂條約以後，諸藩都責備幕府上違皇命，下背公義，議論紛起，幕府就變成衆矢之的。日人一面痛恨幕府，一面又仇視外人。外人入市，輒受侮辱，並且還有深夜襲擊外人寓所的事。一八六一年，美公使譯員，傍晚回家，被浪士暗殺在路上，後由幕府

償十萬金，才算了事。下一年，浪士十多人，襲擊英國公使館，殺死兩個英人。後來又恤死者家族五十萬金，並允許英法得駐兵橫濱自衛，才算息事。此後更有「生麥事件」的嚴重事件發生，「生麥事件」，我們在上文裏已經講過，肇禍者是在江戶的薩摩藩侯的侍從。英國人一個死，兩個受重傷，一個婦人虧得逃得快，沒有被殺。這樁事當然使英使十分的憤怒，英國的軍艦便直驅橫濱，結果，幕府只得又恤死者家族四十五萬元請和。但英人怒猶未已，由海軍提督率艦七艘，駛入鹿兒島灣，請薩摩藩侯交出罪人，日人故意遷延，密作戰爭的預備。兵端一開，英艦發砲猛轟，市街起火，砲臺也被毀壞，鹿兒島城受創極重。薩摩官民經過這一番激戰後，才知土鎗決不能和大砲相抗，從此，藩主便爭購軍火，採用西法來訓練士卒。

將軍家茂曾應天皇召入覲，示以攘夷策略，並定一八六四年爲大舉之期，遍告諸藩，令各如期出兵，各藩多觀望不前，獨有長藩侯毛禮慶親發砲擊美法，荷各國商船。英法兵艦發砲示威，交涉要求償金，並懲藩侯，幕府全部接受。長門將士不服，以清君側爲名，率兵入京，但爲會津、薩摩的兵力所敗，但京師也半燬於火了。

長門藩主先前曾令伊藤博文、井上馨到歐洲去考察各國政治，他們在歐洲聽到了長藩和外艦發生了衝突，匆匆歸來，謁見英使，詳說藩人的不智，歸鄉當替他們解釋。他們穿着西裝，剪髮戴帽，回到長門，述說歐洲各國政治、工業的進步以及和戰的利害，藩人大怒，擊傷井上，伊藤幸喜沒有遭殃。不久，藩軍又和英、美、法、荷四國軍艦衝突，連戰數天，日人死傷極多，藩人才相信伊藤井上的話，便請他們去求和，償軍費三百萬元了事。其實修理軍艦損傷，至多不過三十萬元，而各國竟如此奢求，可見他們壓迫日本也够厲害了。

德川慶喜繼父職做將軍的時候，英、法、荷、美各使，都親到大阪道賀，並請開兵庫爲通商口岸。幕府不敢擅決，召各藩會議，西南強藩多託故不到，便議決開港。土佐藩侯山內豐信不服，上書將軍，痛陳內患的原因，由於幕府的執政，必須把治國大權，奉歸天皇，庶幾日本才得與世界各強國並駕齊驅。當時人心厭亂，都想得到一個穩固的政府，而全國人民，乃齊心一致的傾向皇室。到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四日，德川慶喜具疏上奏，陳明歸政的意思，數日後，即辭去征夷大將軍職。十二月九日，天皇詔廢攝政，關白，征夷大將軍，議奏，傳奏，守護等職，並下諭道：『自今而後，大小政令，從天下公議，裁於聖心。』於是，幕府便告終了。

不過當初廢幕時，慶喜手下的軍隊和皇軍，曾發生了些小戰爭，然而終於都被皇師剿滅，完成了「王政復古」的運動。

在舊派人口中的「王政復古」也即是新派人所說的維新。日本的維新運動，一半是由於封建經濟的崩潰，一半是由於外力的刺戟。幕府歸政之後，皇室和藩士看清了世界的大勢，知道日本若不維新，開港，竭力仿倣歐美，振興實業，充實軍備，便有淪於殖民地的危險，他們便廣求改革，發憤圖強。我國自鴉片戰爭失敗後，吃了西洋各國不少的虧，正給了日本一個重大的警惕！

在明治維新前後這一段的過程中，諭吉除了在外國巡遊考察外，始終孜孜不倦地從事於他的著譯工作和教育生活，忠誠地致力他教育家的任務。因為諭吉已觀察到當時的時勢，封建制度必然地將被推翻，維新的第二幕——新文明的建設，對於他祖國是更切要的事。在這過渡期中，我們在上文裏已經說過，日本當時有一般攘夷黨，他們因為痛恨外人，以致連研究西洋學術的所謂「洋學者」也異常懷恨，竟把他們視作國賊，常向他們狙擊慘殺，諭吉曾經遇到過多次的被刺危險，幸而都沒有受到他們的暗算，這實

在是福澤氏的幸運。

### 九 慶應義塾的創設

諭吉的家塾，最初是設在鐵砲洲，在慶應四年（公曆一八六八年）移到新錢座，取名叫慶應義塾，收取學費，教學青年。這實在是諭吉生平最偉大的事業的開端。

義塾裏這時所用的教科書，都是諭吉由美國購回來的多數的西書。除了字典、地理、歷史等書以外，更有法律、經濟、數學等方面的書數百冊。

諭吉的家塾裏，本來約有學生百人之多，當維新變亂時，學生一時僅減少到十八人，但不久又逐漸地增加，家塾便頓見興盛起來。

當明治元年（即慶應四年，公曆一八六八年）的五月裏，幕府的遺臣據上野，以拒王師，江戶一時陷在極混亂的狀態中。江戶市中的劇場、飲食店，以及一切游藝場所，全都關上了門。可是，在這樣的混亂期中，諭吉卻仍在離上野約五英哩的新錢座講授美國威氏的經濟學。當時，礮聲隆隆地在響着，礮烟也可遙遠地望見，有幾個年輕的塾生竟把梯

子架在屋旁，爬到屋頂上去眺望。慶應義塾在這次戰爭期中，始終沒有停頓一天的課，一直到現在，諭吉這段在礮聲礮烟中講授洋學的事實，還是彼邦人士常愛談起的一則美談。

說到這裏，我們得知道，明治維新的改革，是江戶開關二百五十餘年來所未曾有的大變動，在這期間，不獨官辦學堂，就是一家私塾也都鎖閉，而慶應義塾卻能獨立其間，能扶持泰西新學的命脈，從沒有一天停廢，由此，也足見福澤氏對於教育的毅力了。

上野戰爭終了後，經歷過了一度兵禍的市民，在這時，逐漸地想知道一些關於西洋的事情，因此，以前離塾的學生都逐漸重新歸來，新生也日見增加。幕府以前所設的洋學校開成所在前年末閉校，新政府又因忙於軍政，還顧不到學校的設施，當時如果要在日本國內找一所讀書求知的場所，除了福澤氏的慶應義塾外，恐怕沒有第二處了。

諭吉在當時，曾有一段勉勵學生們的話，那是十分的動人的：

『從前，當法國拿破崙稱霸歐洲時，荷蘭國的命運真是悲慘到了極點。不特他自己的本國，就是他在印度地方的屬地也極危險，簡直沒有一處地方可以容他懸掛國』

旗，但是，在這地球面上，卻還留着有一點子的地方，那就是日本長崎的出島。出島是荷蘭人在日本多年來的居留地。歐洲的兵亂，影響不到日本，出島的荷蘭國旗，常在百尺竿頭迎着和風飄揚。荷蘭王國始終沒有在這地球面上滅去，這是荷蘭人至今還引以為榮的。再看我們的慶應義塾，在維持日本的洋學這一點上，正和出島的對於荷蘭一樣。無論國內發生怎樣的騷動或變亂，我們是從不會斷絕洋學的命脈！我們的慶應義塾一天不滅，日本依然是世界的文明國。讓我們來用全力去從事我們的工作吧，因為我們是無庸去掛慮目下變動的局面。」

論吉對於塾生品性的陶冶，又非常注意，他訂定規則，整頓學塾的紀律，因為自戰亂後，諸藩的青年們棄去了鎗桿，到塾裏來求學的爲數很多，這些青年們的行爲舉止大多很粗魯，所以論吉一面制定塾則去矯正他們，好像禁止金錢的借貸，起身與就寢時間有一定的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內在食堂用膳，禁止在牆壁、障子（紙戶）、桌子、燈罩等處塗寫……；一面自己又躬行實踐，爲諸生做個模範。這樣一來，塾裏的學生們的生活，都逐漸地走入正軌，而學塾也就井然有序，充滿着學術的氛圍了。

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一次重要的變動，日本所以能飛躍到今日的優越地位，都是得力在那次的改革。維新的當初，雖然經過了幾次變亂，但不久就告平定，各種有名的新政，也就跟着一件件的實施起來。到了明治四年，政府設置文部省（即教育部），五年，又頒布學制，到此，政府對於國民教育開始竭盡全力去注意。諭吉所創的慶應義塾依舊繼續講學，學生更比前增加，通常總在二三百之間。

慶應義塾最注重的學科，就是英學。——英語的學習以及西洋學術的研究。自來日本的教育，都以漢學爲基幹，可是慶應義塾卻一反以往的傳統觀念，把漢學視作次要，迎頭去求知識於西洋。

福澤氏生平對教育的根本主義，是在於注重自然的原則。他論事，完全以合理爲準；言道德，則以「獨立自尊」四字爲立身行事的基本。諭吉對於教育的見解，曾有過這樣一段的名話：「……東洋和西洋各有道德之教，經濟之論，兩方面相較，互有短長，但就國勢的大體而言，所稱富國強兵，福國利民的事，東洋實居西洋之下。如果說，國勢的如何果真和教育的如何有關，那末，我們在這一點上，不得不檢討兩方教育方法的異同。現在



試以東洋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相較，則東洋所缺乏的有兩種：一種是理工學，一種是獨立心。這兩種要素實在是萬事所必需的，所以欲求日本和西洋諸強國並駕齊驅，我們務必首斥漢學的教育……」諭吉鼓吹獨立的精神，提倡實學的獎勵，竟有這樣的徹底。諭吉在他的著作裏，論教育的可能，他的說法雖然距今已有好幾十年，可是，和最近的教育學說卻相符合，他以爲教育既不是萬能，也不是無效，持論最平。他又曾說教育斷無過度之憂，並且還力說子弟的教育，是最應該被一般人所重視。

慶應義塾由於日本維新後政局的安定，學生的數目增多得極快。新錢座的塾舍早已經不敷應用，就是在各處設着分塾也嫌不夠；再加諭吉在明治三年五月忽患腸窒扶斯，新錢座的地基卑溼，極不適宜於諭吉的身體，經過了相當的手續，諭吉購得了三田島原藩的高燥地基。那個地方空氣既清新，又可眺望海的景色；在明治四年，義塾便正式遷入到三田新地了。

這兒便是目今聳立於東京三田的慶應大學，日本有名的私立大學。校基的廣大，大約有一萬四千坪光景。（約合十一英畝。）比起諭吉當年在新錢座設塾的時代，已擴充

到三十多倍大啦。

諭吉對於新日本文明的貢獻，還有一樁不能磨滅的事，我們應該把牠提出來說一說，那就是演說的提倡。

自明治四年慶應義塾移到三田後，規模擴大，學校的諸般事業也逐漸發達起來。諭吉感覺得在學校式的教育外，廣汎地灌輸一般人以社會的知識，去誘導人心，實在也是一樁很重要的事，他便開始去研討西洋演說和辯論的方法。

講到這裏，我們得知道，日本自古以來是一向沒有「演說」那麼一回事的，有的也僅僅是一些類似的形式罷了。譬如古來日本有佛僧說法和市井開館、張說、猛將、勇士、俠客、義盜、妓女等事蹟，或者作成譜曲來演奏，所謂軍談、講釋、淨瑠璃、落語等類。明治改元以來，基督敎傳教師也時常演述教義，除此以外，在日本就無所謂「演說」了。在明治六年的春夏之交，諭吉由塾員小泉信吉氏手裏，得到一本記載着西洋演說術和辯論術的原書，諭吉感到這種演說和辯論，實在是文明國家所不能缺少的，他就在數日間根據了牠的大意，同時又參考了其他諸書，把牠編譯了出來，題名叫「會議辯」。諭吉在繙譯時，關

於原書上的專門名詞，如將英語的 *Speech* 譯成「演說」，*Debate* 譯成「討論」，都是很費一番斟酌功夫的。

在起先，諭吉和他的同志爲了要實行這樁新事業起見，特地根據原書，訂定演說會的規則，開始實地練習起來。練習的地點，有時候在諭吉自己的住宅裏，有時候在同志的家裏，他們練習了一年光景，會員們對於演說和辯論的方法和技巧，都已經有着相當的成績了。

當諭吉初提倡演說時，有些人對於這種新事業，還有點半信半疑的樣子。卽如諭吉的好友，明六社的同志森有禮氏，他對於用日本語演說，感着有些懷疑。他以爲西洋風的演說定須用西洋語，日本語祇適合於談話應對，不適於向公衆演說。諭吉對於這種見解當場予以反駁，他說一國的國民既能以本國的言語自由自在談話，當然也能用本國語向公衆講話，他並且舉出了日本固有的類似「演說」形式的軍談、講釋等，證明演說的可能；後來，他又在樂地的精養軒和明六社社員相會時，又親自作了一段演說，把社員們折服了。

明治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諭吉所創設的三田演說會正式成立。下一年，諭吉又以二千五百餘元，在義塾的邸內建築了一座可容聽衆四五百人的西洋式演說館。這演說館實在是日本最初的一座公衆講演廳。明治八年五月一日晚上，三田演說館舉行開館式，列席的會員有二十餘名，一般公衆的旁聽者竟達四百多人。聽衆在聽了演說後的鼓掌，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

在現今，日本已是世界上著名的強國，諸般的社會事業都進步得和歐美相仿。「演說」一事，已是「司空見慣」，毫不新奇了，但當年福澤氏把演說學初介紹到日本來時，確實費去了他不少的精力，直到現在，這座三田演說館還很珍重地被保存着，作爲是一種史蹟咧。

## 一〇 關於福澤氏的著作

福澤諭吉不僅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同時，也是當時的一個偉大著作家。他的多量的繙譯和著述，和他手創的慶應義塾事業，兩相呼應地成了日本開

發的導線。當日本新舊思想的混亂期內，諭吉的用通俗筆調寫成的灌輸一般新知識的書，裨益於當時的社會人士，實在是非常廣大。日本這幾十年來，文化不特已進步到能和歐美媲美，而且還由於吸收他國文化之長，加以咀嚼消化，已造成了一種獨特的日本式的文化。諭吉的書在今日，因為著述的年代關係，有一部份已失去了時代的要求，可是這些大量的著譯論文，在指導啓發一般國民的新知，建設日本的新文化上，實在已經盡過了牠最偉大的任務。

諭吉所著的書大多極淺顯，他所論述的各種學術，實在都算不得高深；但唯其因為他文章體裁和內容的通俗，才得裨益於當時廣大的人羣。無論男女老幼，讀諭吉的著作，差不多都能瞭解牠的意義。這種「平易通俗」的新文體，正是諭吉文章的特點。

諭吉的文章能有那麼一派獨特的作風，雖然由於他自己努力，才得有這樣的造詣，可是，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受了他的老師緒方洪庵繙譯法的薰染，一是受了蓮如上人文章的影響。

我們在以前的第四章裏，曾經說過當時日本的蘭學名家，西有緒方洪庵，東有杉田

成卿，兩人互相對峙，門下都有學生數百名；這兩位蘭學者的性格可說完全相反，成卿移譯蘭文原書，他差不多總是一字一句毫不苟且地直譯，極洗煉琢磨之妙，可是洪庵卻不是這樣，他憑着他那豪放的氣質，常採取原書上的要點來繙譯，省卻嚼噉的句子，力避難字和難文，行文完全以平易暢達為主，去達到翻譯的目的。

諭吉的所謂「福澤調」，顯然地是受了洪庵的影響。諭吉看出當時的時勢，介紹西歐文明的真相，去驚醒和開發一般國民知識的領域，實在已是刻不容緩的事，逐字逐句的雕刻一般的直譯，在譯者和讀者都是無謂的浪費；因此，諭吉的著譯，差不多都是摭取西洋文明的精華，用淺顯的筆調來寫述。諭吉又嗜讀蓮如上人的文章，那種平易的，插用假名（日本文的字母，叫假名。）的文體，常常使諭吉十分的羨仰，而百讀不厭。不用說，蓮如上人的文體，使諭吉的「福澤調」達到了更完善的境地，而在當時日本的文體上，放一異彩。

諭吉的著譯，除了通俗流暢外，還有一樁工作使諭吉煞費苦心的，便是外國特有名詞的繙譯。譬如，諭吉看見 Dollar 的記號是 \$，便取了牠的形，譯作了「弗」；英語的 Steam

本來譯作「蒸汽」，諭吉根據了漢文字典「汽水氣也」的解釋，更把牠取了一個簡單而又適當的譯語「汽」，英語中的「演說」Speech，諭吉一時也想不出適當的譯語，隨後看到了「演舌書」三字，才想起了把牠譯作「演說」……其他像「帳合之法」一書的繙譯，那是簿記法介紹到日本來的第一本書，更費去了他不少的心血。

諭吉的書物中刊行得最早的，在第五章裏，我們已說過那便是華英通語。這是一本英語的單語和會話，用假名註音漢字釋義的書。這書出版於萬延元年。自這本「處女作」發行後，諭吉便絡絡續續地發刊了不少有價值的書，這些書在當時，都受到廣大羣衆的歡迎。有幾種書一出，天下爭讀，銷路常超過幾十萬。現在，我們來把諭吉自萬延元年起所著譯的書，揀幾種最重要的，開列在下面：

華英通語	全一冊	改曆辯	全一冊	通俗國權論（前篇）	全一冊
雷統操法	全三冊	會議辯	全一冊	同（後篇）	全一冊
西洋衣食住	全一冊	文明論之概略	全六冊	西洋事情	全三冊
掌中萬國一覽	全一冊	福澤文集（一篇）	全二冊	同（外篇）	全三冊
英國議事院談	全二冊	同（二篇）	全二冊	同（二篇）	全四冊

窮理圖解	全三冊	兵論	全一冊	新女大學	全一冊
洋兵明鑑	全五冊	全國徵兵論	全一冊	時事小言	全一冊
世界國盡	全六冊	日本婦人論(前篇)	全一冊	時事大勢論	全一冊
學問之勸	全十七編	同	全一冊	學問之獨立	全一冊
帳合之法	全四冊	日本男子論	全一冊	通俗外交論	全一冊
民間經濟錄	全一冊	尊王論	全一冊	品行論	全一冊
同	全一冊	國會之前途	全一冊	男女實際論	全一冊
通貨論	全一冊	福翁百話	全一冊	地租論	全一冊
通俗民權論	全一冊	修業立志篇	全一冊	實業論	全一冊
民情一新	全一冊	福翁自傳			
帝室論	全一冊	女大學評論			

在這些書中，最著聲譽的，便要算是西洋事情一書。這書給與當時的影響，我們在以前也已講過一些；這書的初編三冊的發賣部數，約十五萬部；連同翻印的偽版一併算在內，竟達二十五萬部以上，那種盛況，真可以用「洛陽紙貴」這一句老話來形容。

學問之勸也是極博好評的一部書。在這書的冒頭，有一句警句道：「天在人之上，不作人；又在人之下，不作人。」論吉警告世人以天賦人權的可尊，可以推見這部書共十七



篇，每篇的銷數不下二十萬部，總共十七篇，大約售去有三百四十萬部光景。

諭吉在著譯上的收入，大半都充作了他手創的慶應義塾的經費。當慶應義塾移到三田後的下一年（即明治五年），諭吉開始在塾內設立出版局，專司諭吉著譯物的出版和販賣。

明治十五年起，諭吉又創刊了一種不偏不黨的新聞紙，名叫時事新報，在政論激烈的時候，獨能站在公正的立場，去評議時事；更以平易通俗的文章，去從事新知的普及，民業的獎勵以及人權財產的擁護等報紙應負的使命。

## 一一 晚年時代

福澤諭吉氏學生對於日本文化界的貢獻，大概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以著書教育全體社會，一種是創設學塾以教育後進子弟。他自安政五年移居江戶以來，到明治三十四年病卒時，總計四十三年間，憑着一枝筆和三寸舌，以啓發風氣爲己任，只保持着他教育家的本色，從不會在政治舞臺上鑽營。除了曾替幕府做過譯官外，始終站在平民的地

位，促日本文化的發展。

諭吉雖然沒有把握過政權，可是他所從事的學校、著書和新報三大機關，莫不操縱如意，他對於朝野的勢力，有時竟和一個大政治家的地位相等。慶應義塾自遷移三田以來，因為規模擴充，經費有時常感困難，但經諭吉慘淡經營，後年又從事義塾資金的募集，才得始終不衰。明治二十三年，義塾開始設置大學部，分文科、法科、理財科三科。總計自義塾創設以來，教育學生差不多有二萬人光景。畢業生中後來成為政治家、議員、新聞記者、教育家、實業家、民間公司的經理的，非常的多。而且，諭吉首重「獨立自尊」的精神，所以他的門下多在工商界服務，這對於日本實業的進展上，是極有功績的。

諭吉的人格以及他對於日本文化的貢獻，在當時極得朝野人士的欽仰。明治二十三年七月，日本的宮內省特賜金一千元。明治三十一年九月的時候，諭吉突患腦沖血，一時病勢很是嚴重，每天到三田邸內來慰問的，約有數百人光景。十月二日，日本天皇下賜葡萄酒，皇后和皇太子也下賜慰問品。諭吉以一個無位無官的學者，而得到這樣榮譽的恩典，由此也足見當時朝廷對諭吉的器重了。

當時的大隈內閣對於諭吉多年來盡力社會事業，有功國家，想酬以授爵的榮典，但諭吉素來願始終做個平民，因此並沒有實現。

諭吉的病到了十一月光景，漸漸地恢復健康。下一年十月起，每朝常和塾員塾生們散步，引爲無上樂趣。明治三十三年，諭吉又發佈了修身要領，這修身要領的草案是由小幡篤次郎等起草的，共二十九條，內容是完全以諭吉平素的言行爲基幹，儘量發揮「獨立自尊」的精神。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出諭吉的教育主義和他對於新道德的主張。

明治三十三年，朝廷對於諭吉畢生從事教育，著述事業，倡導泰西學術，鼓吹文明開國，特旨嘉獎，並賞金幣五萬元，諭吉把這款完全充作慶應義塾的經費。

明治三十四年（公曆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諭吉的宿疾又發，二月三日午後十時五十分，在全國人士的痛惜聲中，與世長逝了。享年六十八歲。

諭吉的死，日本上下都很哀悼。衆議院議決了對諭吉的哀悼案，發出弔詞道：「衆議院接夙倡開國主義，效力教育之福澤諭吉君之訃，茲表哀悼之意。」國中的報章雜誌也紛紛刊載追悼的文字。諭吉的葬儀於二月九日午後一時在麻布善福寺執行，遺骸葬於

府下大崎村本願寺的墓地。當舉殯時，送殯的人數竟達一萬五千人光景。

福澤氏雖然已死去多年了，可是他在日本的文化史上，卻將永永地留下了一個不朽的英名；他所手創的最偉大的事業——慶應義塾，到現在仍極發達，是日本有數的私立大學。就是歷來我國的留東學生，在慶應求學的，也佔着一個很大的數目呢！

(完)

## 本書參考書

石河幹明：福澤諭吉

中川重：福澤諭吉

高橋淡水：福澤諭吉言行錄

高橋誠一郎：福澤先生傳

久米元一：世界少年立志傳（日本の卷）

福翁自傳

Yūichi Kiyooka: *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ūichi*

大隈重信等：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陳恭祿：日本全史

哥溫著  
陳彬龢譯：日本歷史大綱

約翰芬尼摩著  
藤註譯：日本小史

本書參考書

藤澤 諭吉

重野安繹：明治維新史

古同資：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李宗武：日本史ABC

民國廿四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初中文學  
庫福澤論吉 (全一册)

◎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鮑維湘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九二四二)

78  
312630

標商冊註



BC  
33. 137. 4

0.30